

# 拥有完美人格的朱自清

完



民国教授往事

汪荣著  
河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本书涉及民国著名教授二十余人,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文化名流。作者从独特的视角,反映他们精彩的人生,表现其鲜明的个性。如辜鸿铭的怪癖、吴宓的浪漫、章太炎的疯……同时,作者还披露了鲁迅与顾颉刚、苏雪林与鲁迅,以及林徽因和徐志摩、金岳霖等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与感情纠葛,展示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。

## 上期回顾

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经官至湖南巡抚,父亲陈三立,是晚清诗歌大家。陈寅恪本人,则因为学识渊博、成就卓著,被称为“教授之教授”。然而,即使在今天,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陈寅恪仍旧是一个谜。比如,他曾游学欧美多年,学术造诣受到国外一流大学教授的称赞,然而,他却一直没有一个过硬的洋文凭。

## 大师风采

### 跳级考入北大本科

朱自清,原籍浙江,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于江苏东海县。名自华,号实秋。寓意春华秋实的意思。六岁时,随父母定居扬州。一九一二年,朱自清十五岁时,做官的祖父菊坡公去世,从此家道衰落。

一九一六年暑假,朱自清考入北大预科。同年十二月,与武钟谦结婚。一九一七年二月三日即到北平上学。这一年暑假回扬州时,因感觉家庭经济困顿,希望跳级考入北大本科,遂改名自清,字佩弦。后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。

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,《新潮》杂志创刊,朱自清成为会员之一。《新潮》杂志由傅斯年等人创办,在当时的影响仅次于《新青年》。一九二〇年五月,朱自清从北大哲学系提前一年毕业,暑假后到杭州第一师范学校任教。同来的还有中文系毕业的俞平伯。这是朱俞二人相识的开始。同年十一月,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,朱自清成为会员。一九二一年暑假,朱自清就聘扬州江苏第八中学教务主任。因与校长意见不合,很快就辞职了。

不久由北大同学刘延陵介绍,就聘上海中国公学,教授国文。叶圣陶当时也在中国公学执教,共同的志趣爱好使二人很快成了朋友。朱自清在中国公学呆的时间并不长,因学生风潮,朱自清又离开中国公学重回杭州一师教书。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,《诗》月刊创刊,创办者主要有刘延陵、叶圣陶、俞平伯、朱自清等

人,杂志由中华书局印行。一九二三年八月,朱自清与好友俞平伯同游南京,夜泊秦淮河,领略秦淮风韵。这次泛舟河上,给两人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同年秋天,朱自清到温州十中教书。十月十一日,完成著名的游记散文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。发表后被时人称为“白话美术文的模范”,至今仍被视为描写秦淮河的名作。

朱自清对待写作一丝不苟,教书也十分严谨。在温州时,他的学生陈天伦回忆:“朱先生来教国文,矮矮的,胖胖的,浓眉平额,白皙的四方脸。经常提一个黑色皮包,装满了书。不迟到,不早退。管教严,分数紧,课外另有作业,不能误期,不能敷衍。最初我们对他都无好感,至少觉得他比别的先生特别啰唆多事,刻板严厉。但他教书的方法真是亲切而严格,别致而善诱。”

一九二五年暑假后,朱自清就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。

### 做人教书都一丝不苟

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,八月五日,日军占领清华园,朱自清收拾行李准备南下,九月二十三日只身冒险离开北平,经天津、青岛、徐州、郑州、武汉,在途中遇到南下的闻一多。十月四日,朱自清到达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,担任长沙临时大学中文系主任。一九三八年二月,临大准备迁往昆明。闻一多自南岳往长沙,参加学生组织的湘黔滇徒步旅行团,步行入滇。朱自清与冯友兰等十多个同事,坐汽车从长沙到桂林,三月四日抵到昆

明,四月四日到达蒙自。临大文学院暂设这里。

五月四日,临大正式改名为西南联大。这一天朱自清应学生邀请演讲。暑假后,联大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。十一月八日联大正式上课。

在西南联大时,虽然条件异常艰苦,但朱自清对教学仍然一丝不苟。据冯锺芸回忆:佩弦先生常住单身教师宿舍,朱师母和孩子们远在成都。他多年来吃发了霉的陈仓老米,胃病常犯,病了也得不到调养……我读了他开设的“中国文学批评”等两门选修课。记得听课的有七八个人,坐在一个小教室里。抗战期间,条件很差。佩弦先生的课,需要引用的资料很多,这些全都由他自己写在黑板上。两堂课里,黑板总是擦了又写,写了又擦,弄得他两手白粉,甚至累得两颊泛红。不论板书、讲课,从来都是有板有眼,一丝不苟。他书法秀拔,分析透彻。他对学生要求严格,经常随时提问。虽不曾批评过哪一个,但从他的脸色、眼神可以看出对学生的回答是不是满意,因此,学生有些怕,在整个学习过程中,大家都兢兢业业,阅读有关资料,思考问题,不敢稍有懈怠。

战时西南联大的教授生活异常艰苦,物价一再上涨,工资打七折拿,一个人的工资要分几处用,常常入不敷出。冬天,朱自清常常穿一件赶马人用的毡披风从乡下进城来上课,样子十分古怪,街上人好奇地看着他,但他仍然昂首阔步,并不在意。何善周回忆:“三十一年冬天,气候格外寒冷,旧皮袍不好穿着出门,既

没有大衣,又没有力量缝制棉袍,他便趁龙头村的‘街子’天,买了一件赶马人披的毡披风。这种披风有两种,细毛柔软而且式样好的比较贵些。朱先生买不起,他买了那种便宜的,出门的时候披在身上,睡觉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当作褥子铺着。”

朱自清做事有自己的原则,不怕得罪人,同事之间一向为别人考虑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辞去图书馆馆长前,特地把一个不称职的馆员辞退掉,以免给后任带来麻烦。“等到朱先生结束代理馆长职务办移交时,朱先生先把某某辞退。说:我不能把确实无法胜任图书馆工作的人留给继任的图书馆长,让我充好人而继任馆长当恶人。”(张清常《怀念佩弦老师》)

他的认真劲还体现在授课上。据弟子王瑶回忆,他当年上朱自清先生的“文辞研究”课,由于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专门课程,内容比较枯燥,没有什么人上这门课,当时只有王瑶一个学生,尽管这样,朱自清仍然坚持开课。朱自清一向十分自律,当时他在昆明五华中学兼教一班国文,一次联大临时开会不能分身,他一早专门赶到五华中学请假,此事给许多人留下很深印象。

### 去世时体重只有35公斤

一九四八年六月间,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天天贬值,一包烟要几万块钱。教授薪水虽然月月涨,但物价涨得更快,法币也贬值更快,一时民怨载道。在这种情况下,国民党政府想出一个办法,发一种配购证,可以用较低

# 何佳碧豁出性命得到了张幼林



都梁著  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小说讲述北京琉璃厂百年老字号荣宝斋兴衰史,向读者呈现了荣宝斋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。小说中的历史不仅是荣宝斋的兴衰史,也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掠影和写照;纪实与传奇间,还糅进了大量关于笔墨纸砚、字画古玩的文化常识;老北京颇有讲究的吃喝玩乐、民俗俚趣自然是俯拾皆是。

## 上期回顾

杨宪基被削职为民,离开京城,到芳林苑去种地修身养性了。这天,伊万受秋月嘱托,前来看望杨宪基并带来银子。就在伊万刚刚离开后,杨宪基被人捅了一刀。秋月答应跟伊万去俄国。张幼林非常失落。

## 民国往事

### 幼林被人绑架了

地痞康小八和左爷坐在马车里,康小八问:“我说左爷,张家那幅什么画儿,真这么值钱?”左爷点点头:“我见过一次,是宋徽宗的《柳鸽图》,要是卖给洋人,能卖个大价钱,八爷,这笔买卖干成之后,您我都可以颐养天年了。”康小八思忖了片刻:“左爷,咱们说好了,一旦人绑到了,剩下的事就是你的了,我只管等着分银子。”马车继续向前驶去,他们商定了具体的劫持方案……

张幼林失踪后,左爷找到了何佳碧。自从那次救过幼林后,何佳碧和张家已经很熟了,幼林的妈很喜欢何佳碧。左爷把茶水一饮而尽,茶碗放在桌子上:“何小姐,你不要误会,我是受人之托来见你,有人托我给张家带个话儿,说是张幼林张少爷让人绑架了。”何佳碧浑身一震:“是谁,谁绑了张少爷?”左爷往前凑了凑:“听说过康小八么?”

“张少爷现在怎么样?康小八打算要多少赎金?”何佳碧此时已经心急如焚了:“张少爷现在好好的,康小八对张少爷的命没兴趣,明说了吧,他惦记的是张家的《柳鸽图》。”

何佳碧稍微松了口气:“什么是《柳鸽图》?”“何小姐还不知道吧?那可是张家的传家宝,只要拿出《柳鸽图》来,康小八立马放人。”

她想了想:“张家要是不给呢?”“何小姐,张少爷的命可在人家手里攥着呢,要死要活一句话的事儿,你可得想好了。”左爷说完,又瞥了何佳碧

一眼,就带着喽啰扬长而去了。

何佳碧匆忙赶到张家,张李氏听罢如五雷轰顶,赶紧差人请来了庄虎臣和张山林。不一会儿,霍震西也上门了。几个人商量了一番,决定先让一个人带着《柳鸽图》去见左爷,而且这人必须是左爷放心的人,否则无法探得幼林被关在哪儿。

“我去,行吗?”张李氏急切地问。霍震西摆摆手:“不妥。左爷和康小八都知道您是荣宝斋的东家,从绑架的角度考虑,嫂子您自己送上门儿去,有可能会使他们狮子大开口,因为绑票的手里又多了一个人质……”

“大叔,我去!”何佳碧推门进来。霍震西打量着她:“姑娘,这可有危险,万一……”何佳碧擦了擦眼泪:“大叔,别再犹豫了,还是我去吧,我刚才就想好了,用猪尿泡灌上红颜色,然后用针扎漏,挂在马车的车轴中间,这样每走十几步就会留下一滴红颜色,不留意根本不会有人注意,您可以带人顺着红颜色走。”

霍震西大喜:“姑娘,你真聪明,这招儿连大叔这老江湖也不得不佩服,姑娘啊,大叔我看出来了,你喜欢幼林,是不是?”“大叔,我……”何佳碧羞涩地低下了头。

送走了霍震西和何佳碧,张李氏取出了《柳鸽图》,她抱着《柳鸽图》跪在张仰山的牌位前,一边流着眼泪,一边絮絮叨叨:“公公,不是儿媳不孝,梦林就留下这么一根独苗儿,眼下要是不拿出《柳鸽图》,幼林就没了命了,这是用画儿救人呐……公公,您可别怪我,我心里也不好受呀

……”张李氏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,没完没了,庄虎臣在院子里等得着急,他走进来,轻声说道:“东家,您别着急,咱不拿真迹去。”张李氏一听,赶紧回过头来:“虎臣,你说什么?”“我已经找好了人,花点钱仿一张。”

张李氏如释重负,她站起身把《柳鸽图》交给庄虎臣:“虎臣,那就拜托你了,赶紧去吧!”庄虎臣接过《柳鸽图》,匆匆离开了张家。挂在马车车轴中间的猪尿泡摇晃着,隔几步远就流出一滴红颜色,忠实地留下标记。

### 张幼林娶何佳碧过门

不大一会儿,一个喽啰进来报告:“左爷,张家送画儿的人到了。”左爷站起身:“让他们进来!”片刻,喽啰带着何佳碧、庄虎臣走进来,左爷一眼就盯上了何佳碧手里的楠木盒子,急不可耐地问道:“何小姐,你手里拿的是《柳鸽图》吧?”

“是啊,我们把《柳鸽图》带来了,可我们的人呢?”

庄虎臣跨上一步:“左爷,按规矩是,一手交货,一手放人,现在画儿您也看见了,我们张少爷呢?”

左爷没有理睬,他伸出手来:“何小姐,把《柳鸽图》递过来,我先验真真假,听说庄掌柜玩假画儿是行家,我可不想上当。”

“姓左的,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,你果然和康小八是一伙的!”何佳碧厉声说道,她没有把画交给左爷,此时她已毫无惧色。“左爷,您和朝廷通缉的要犯康小八合伙绑票,就不怕我们报官?”庄虎臣

的话里也是软中带硬。

左爷似乎并不在意,眼瞅着值钱的玩意儿送来了,他的心情很是愉悦:“嘿!我这早想到了,庄掌柜,咱们明说吧,《柳鸽图》一到手,你们就再也找不到我啦,你们应该高兴才是,琉璃厂从此太平了。”

“左爷,我们要见张少爷,见不到人,你别想拿到画儿。”庄虎臣的口气不容置疑。左爷的脸立刻就变了:“哼,画儿已经在这儿了,还怕我拿不到?”左爷,江湖上讲究的是盗亦有道,可你连当强盗都不够格,说话还不如放屁……”左爷没等庄虎臣说完就凶相毕露,他一把抓住庄虎臣的领子:“姓庄的,你敢骂我?我看你真是长行市了,你就不怕我今天一块儿把你做了?”

庄虎臣毫不畏惧:“长这么大我是头一次骂人,没办法,是你逼的,姓左的,你不是知道吗?我庄虎臣在琉璃厂混了大半辈子,古玩字画的真假一般是瞒不过我的眼睛,今天我把这画儿给你,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分辨真假,何小姐,把画儿给他。”

何佳碧递过木盒:“拿去吧。”左爷松手,他接过木盒,取出画轴贪婪地看着:“这你可难不倒我,我是不懂画儿,可懂画儿的人马上就到,是真是一会儿就清楚了……”

左爷还没说完,门突然被推开了,黑三儿出现在门口,他目光呆滞地望着左爷:“嘿,不好好看着那小子,你来这儿干什么?”左爷

心里挺纳闷。黑三儿并没有回左爷的话,只见他颓然地倒下了,众人这才看清,他的后背上居然插着一把短刀,鲜血已经把灰白色的小褂染红了一片。左爷再一抬头,猛然发现霍震西铁塔般的身子已经堵在了门口,他惊慌失措起来:“霍……霍爷,你……”霍震西进到殿里,轻蔑地看着他:“别担心你那几个喽啰,我都把他们打发了,姓左的,你最近玩的可有点儿大发啦。”左爷定了定神:“霍爷,我这里恐怕有点儿误会,您听我……”霍震西拔出了匕首按在左爷的脖子上,怒目而视:“两条道儿你选一条,要么告诉我康小八的藏身地点;要么我现在就宰了你!”左爷的冷汗刹时就流了下来:“霍爷,我说,我说,康小八现在藏在东皇庄。”……

儿子平安归来,张李氏是欢天喜地。危难之中见真情啊,何小姐对儿子的这番情意她心里最清楚,张李氏盘算着,还有一个来月幼林就得回北洋师范复学了,不如抓点儿紧在他走之前把婚事给办了。

新房被安置在张家四合院的第三进,张李氏选了个良辰吉日把何佳碧娶进了家门,吹吹打打热闹一番过后不久,张幼林就返回了北洋师范继续完成学业。

日子像流水一般地过去,张继林从同文馆毕业后进了总理衙门,张幼林则揣着北洋师范的毕业文凭,拒绝了好几家新式学堂的感情邀请,他晃来晃去,最终也没有参加任何公职。张幼林有自己的想法:人生短暂,与其一天到晚忙忙碌碌,他宁愿选择过一种无拘无束、轻松自在的生活。

可是,真有这样的日子等着他吗?